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► 閒賞—晚明美學之風格意涵析論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199903.0023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2), 1999

作者/Author：毛文芳

頁數/Page：23-50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9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199903.0023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閒賞——晚明美學之風格意涵析論

毛文芳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

摘要

高濂《遵生八牋》一書，為晚明美學最具代表性的文獻，《四庫全書提要》為該書點出「閒」（閒適消遣）與「賞」（賞鑑清玩）兩項重要的涵義，筆者以為「閒賞」為晚明時期特有的美學風格，本文即針對晚明「閒賞」美學的風格意涵，深入探析。本文分成五部分，第一部分探討晚明文人著閒書以逍遙適意，秉閒情以成賞心樂事，於審美生活中，對「閒」、「隱」與「遊」、「賞」的價值嚮往與追求。第二部分由晚明美學文獻與習用語彙的考察，進行「閒賞」一詞的釋義。第三部分討論「閒賞」之「物」，即閒賞美學的對象，得知閒賞美學的架構，是以古董的欣賞和懷想為主體，進一步延伸成具有古典意蘊的優雅生活，這與文震亨「閒事」與「長物」的意蘊相呼應。第四部分探討「閒賞」之「心」，經由識趣與善想之審美主體心的作用，無論是摩娑器物或是佈置家居、遊隱山林，均能時時興起對古之樂。最後一部分則描述「閒賞」美學風格的生活樣態，晚明文人或持著書癖觀書，或是秉著詩腸讀詩，遇酒則留連酒鄉，舟中看月，江上閑步，花下清尊，燈下雅謔，無時不可，無處不在地過著「閒隱遊賞」、「覽聽流玩」的優雅生活。

引言

任何一個審美活動的成立，必需由審美主體、審美對象與審美環境三要件所組成，以此觀點衡諸文人的審美活動，則審美環境是文人的優雅生活，審美對象乃文人賞鑑的物類，審美主體即為文人自己。文人之能成為一種獨出的人物類型，乃在其具有「文章德藝」的文化特性(註一)。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向來具有審美的質素，中國文化史的探究，若不由文人美學的角度切入，終將無法畢竟其功。晚明的政治，綱紀凌夷，相對地，卻是文人最為自由閒散的一個時期，這個時期的文化呈現了如何的美學風格？其美學風格的內涵是什麼？

高濂完成於萬曆十九年的《遵生八牋》，是晚明美學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獻(註二)，其中尤以〈燕閒清賞牋〉最受重視。《四庫全書》針對此書提要云：「皆論賞鑑清玩之事……書中所載，專以供閒適消遣之用。」四庫館臣所下的這段評語有兩個重點：1、書的內容為賞鑑清玩之事，2、書的功能為閒適消遣之用。第一項總陳「賞」的內容，第二項點出「閒」的價值意義。「賞」為賞鑑清玩，「閒」為閒適消遣，用以呼應「燕閒清賞」的箋題名。筆者認為《四庫全書》為《遵生八牋》這部晚明代表性的美學文獻，所作出「閒」、「賞」二詞的提要，適足拈出了當時美學所特具的風格意涵(註三)。本文旨在對晚明文人所締造出來的美學風格意涵——「閒賞」進行論析。

註一：李日華云：「士人以文章德藝為貴，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，不唯受役，兼亦損品……余嘗謂王摩詰玉琢才情，若非是吟得數首詩，則琵琶伶人、水墨匠而已。」（《六研齋二筆》卷三）

註二：晚明高濂著《遵生八牋》一書，體系龐大，不僅是當時文人生活美學範圍與內容之反映，且影響深遠，該書的內容不但承襲了宋代趙希鵲《洞天清祿集》之類的賞鑑內容，並且一再地為當代與後來的文人所襲用，屠隆的《考槃餘事》基本上是以此書作為寫作的底本，而文震亨的《長物志》亦多參酌高、屠二書。請詳參毛文芳著《晚明閒賞美學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師大中文所博論，民86年）第參篇第四章〈晚明幾部閒賞美學著作之承襲關係比較〉。

註三：不僅高濂如此，鍾惺的《秘笈十五種》與衛泳的《枕中祕》，均收錄有〈閒賞〉一篇，該篇依四時、節令立條目，言各種值人雅賞之韻事，作者便逕以「閒賞」二字名篇。

筆者以下將分別由五個層次來探析晚明閒賞美學的風格意涵：第一、探析文人對審美生活之「閒」、「隱」、「遊」、「賞」的價值追求；第二、考察「閒賞」一詞在當時的語用與釋義；第三、「閒賞」之物，討論審美的對象；第四、「閒賞」之心，討論審美主體心的作用；第五、簡描閒賞美學風格的生活樣態。

一、「閒」「隱」與「遊」「賞」——審美生活之價值追求

西晉潘岳〈閒居賦〉云：

太母在堂。覽止足之分，廣浮雲之志。築室種樹，逍遙自得。池沼足以漁釣，春稅足以代耕。灌園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臘之資。凜秋暑退，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。太夫人乃御板輿升，輕軒遠覽。王畿近周家園，席長筵列子孫。柳垂陰，車結軌。或宴於林，或楔於汜。昆弟斑白，兒童稚齒，稱萬壽以獻觴，或一懼而一喜，壽觴舉慈顏，和浮杯樂飲。絲竹駢羅，頓足起舞，抗音高歌，人生安樂，孰知其他？

該賦前半段陳述王畿貴族自給自足的生活細節，後半段則描繪王畿近郊貴戚家族聚會之和樂與富足的景象，彷彿一種太平世界之縮圖。中國文人由於受到老莊高曠隱逸思想的啓迪，無不對功名大業以外的賦閒生涯產生無限的嚮往，然而中古時期潘岳記錄的「閒居」，畢竟太熱鬧、太貴族化了些，並不合於文人的品味，要到稍後竹林七賢、陶淵明布衣式的閒適放達，才是文人歌詠效尤的典型(註四)。蔚為詩歌黃金時期的唐代，繼承東晉以來山水自然詩的傳統，描

註 四：晚明王思任為友人寫〈閑居百詠序〉：「開美筆耕自給，常不逢年。蕭然環堵，殘書數卷。一妾執爨，一子力勤，瓶無儲粟，而意若萬鍾。其神氣之所嘯傲，大約在雲興霞蔚，圖嶂鏡波之

述悠閒自得的山林生活，建立了閒適詩類的體裁(註五)。於生活的平淡中創造出閒適逍遙的況味，在唐代有白居易、在宋代有蘇東坡，白蘇是晚明文人閒適嚮往的兩個重要典型(註六)。

晚明文人，基本上，繼承了陶、白、蘇等人的閒適嚮往，對於現實界的出仕，頗有無奈之歎(註七)，例如袁宏道對於居官無暇之苦，便深有體驗：

令一也，有仙令，有才令，有奔走之令。奔走者，處衝要之區，朝夕止供僕役，若弟輩是也，其人最苦最下。才令雖當繁劇，而才足以副之，用刀不折，遊刃有餘，力量氣魄，件件過人，然一任之後，而骨髓竭于內，鬚髮枯于外矣，雖可喜亦可憐也。若仙令，則以美才遇美地，門無過客，巷無爭民，山水文章之樂，不減於昔人，而循良聲譽，常出諸同事之上，雖未必出鳧入烏，然而栽花鳴琴則已，寬然有餘閑矣。(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<尺牘一管寧初>)

除了具仙才者，能同時為無為之治與享山水之樂外，奔走之令與才令均無法於生活中從容不迫，而仙才仙骨豈易得致？晚明文人普遍流露著「求仕」與「慕隱」的矛盾心態(註八)，袁小修舉出這樣的矛盾心態乃是出於性格上「骨剛」與「情膩」的衝突：

內。盆蓄淵明之菊，無其園；庭植觀復之梅，無其阜……多以酒為適，王思任筆下友人開美的「閑居」與潘岳筆下的「閑居」品味迥異，在潦倒生活中的神氣閒定，擺明了就是陶淵明的傳統。

註 五：關於唐代閒適詩題材的探討，請參卓清芬撰〈韓偓閒適詩初探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第9期，1995年。

註 六：關於晚明美學中的白蘇典型，請詳參同註2拙著第五篇第四章「古典情懷的美感體驗與價值追求」一節。

註 七：謝肇淛云：「今之仕者，涉世既深，宦術彌巧，桑榆已逼，貪得滋甚，干進苟祿，不死不休，生平未嘗享一日之樂，徒為僕妾圖輕肥，子孫作牛馬耳。白樂天所謂『官爵為他人』者，有味哉，其言之也」(《五雜俎》卷十三<事部>)

註 八：袁宏道給吳本如的信函中寫道：「……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，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，居朝市而念山林，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，兩等心腸，一般牽纏，一般俗氣也」(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五<答吳本如儀部>)，此中道出了隱者求仕，仕者慕隱的矛盾。

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，欲隱不能隱者，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，大都其骨剛而其情多膩，骨剛則恆欲逃世，而情膩則又不能無求於世，膩情為剛骨所持，故恆與世相左，其宦必不達，而剛骨又為膩情所牽，故復與世相逐，其隱必不成，於是口常言隱，而身常處宦，欲去不能，欲出不遂，以至徘徊不決，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。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東遊日記〉）

剛骨使其厭離俗世，膩情則使其對塵世流連依依，二者相互牽制，只有隱不成而仕不達之歎了。樂山樂水的生活，必需有足夠的閒暇始能得致，昔王右軍終身不果，蘇子瞻亦引為人生難必之事，既要服好公職又要從容不迫、優雅自在的過日子，對於居官的文人，的確是個兩難（註九），居官文人對於隱居生活的嚮慕，則更顯得急切些（註十），不止公職纏身之苦，日常庶務之溷擾亦逼使文人亟欲逃往山林（註十一）。

然而未必所有的山水嚮往者，欲隱便能隱，還必需具有小修所謂之異於常人的生命特質：「骨剛而情不膩」，始能耐得住寂寞，如前文所述，文人面臨的兩難困境之一，便是對於紅塵俗世的耽溺，若能放掉膩情，則無論躬耕、力鋤、牧犢、傭春、為監門卒、為掏河夫，均能無往而不適（註十二）。若能具

註九：焦竑曾云：「昔王右軍欲遊汶嶺蛾眉，終身不果；子瞻謂山水遊放之樂，最人生難必之事，況以市朝眷戀之徒而發山林獨往之言，宜其難也。」（《焦氏澹園集》卷十五〈紀遊集序〉）

註十：袁宗道給陶望齡的信箋上，寫著久居樊籠欲展翅飛去的心情：「躑躅一室之內，婆娑數樹之間，得意無處可說，雖居鬧市，似處絕崖斷壑，耳目所遇，翻助愁嘆，乃知世外朋儔，甚于衣食，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。岑寂中，讀家弟諸刻，如籠鳩鴿，忽聞林間鳴喚之音，恨不即掣條裂鎖，與之偕飛。」（袁宗道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五〈箋牘一陶編修石簣〉）

註十一：袁小修赴考未中第，居家一年「真可閉門讀書，優游卒歲，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，家累逼迫，外緣倥傯，俗客溷擾，了無閒時，以此欲離家遠游……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東遊日記〉），另又云：「天下之可以自由者，莫如栖隱山林，退藏一路」（同上卷九〈寄錢太史受之〉）

註十二：袁小修又云：「夫惟骨剛而情不膩者，乃能耐寂寞，而可以隱，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，目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，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甘，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，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，名姓能耐寂寞而不須稱揚，可以躬耕，可以力鋤，可以牧犢，可以傭春，可以為監門卒，

剛骨而不膩世之情，自然便能體會山水隱居的真義：「以隱逸得志，以經籍自娛，不耀文彩，不揚聲名，不修求進，不營聞達」（董其昌《容臺別集》卷四〈雜記〉）。但是嚮往隱居生活，又無法拋開職務者，要如何才好呢？不妨選擇土風僻秀之處以「吏隱」（註十三）；若是無法移步而遠走山林者，只好採取「匿跡於市廛」的「市隱」（註十四），無論「山林之隱」、「吏隱」或「市隱」，其隱者一也，隱於心也，既然隱於心，那麼處煙波或居市肆，便沒有很大的差別，這是晚明文人的巧思變通，若禪栖為寄的居士，則可謂「隱」於宗教了。

居官文人的慕「隱」心態，本質上就是對於「閒」的嚮往。「閒」為何物？謝肇淛云：

『名利不如閒』，世人常語也，然所謂閒者，不徇利，不求名，澹然無營，俯仰自足之謂也。（《五雜俎》卷十三〈事部〉）

謝肇淛所謂的「閒」，指的是心境的作用，將心中徇利求名的空間挪出，保持淡泊，因為不費時汲汲營求名利，因此有足夠的時間，心緒自可充分放鬆，俯仰間便能享自足之樂。是故，慕隱的晚明文人，莫不嚮往山林閒適的生活，三袁兄弟可為代表。袁中郎將人分成四等：玩世、出世、諧世、適世，玩世者為莊周阮籍之流、出世者為禪宗各代祖師、諧世者講道德仁義之人、中郎獨喜適世者，其為閒適之極之人（註十五）。因此，中郎以為「世間第一等便宜事，

可以為淘河夫……拼此苦而後能伸其志節，作世外人，龍馘其鱗，鳳潛其羽，九天九淵，安往不適？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東遊日記〉）

註十三：湯顯祖云：「溫州土風僻秀，吏隱正佳，貴人為求，急不可得」（《湯顯祖詩文集》卷四十五〈答徐檢吾光祿〉）

註十四：袁小修云：「今汪君有隱德而匿跡於市廛，且自號曰鄰漁，其有漁父之思乎？夫隱者心隱也，何分煙波？何分市肆？大隱居市，汪居近之矣。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八〈君鄰漁子冊〉）

註十五：袁宏道云：「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，有玩世、有出世、有諧世、有適世，玩世者，子桑伯子、原壤、莊周、列禦寇、阮籍之徒是也，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矣，不可復得矣。出世者，達磨、馬祖、臨濟、德山之屬，皆是其人，．．．諧世者，司寇以後，．．．講道德仁義者是也，學問亦切近人情，但粘滯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，所以用世有餘，超乘不足。獨有適世一種，其人甚

真無過閒適者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十六〈識伯修遺墨後〉），因此特別嚮往「寬然有餘閒」（同上卷二十〈尺牘—管寧初〉）的官暇生活；袁伯修無限忻慕地細數著吳越間的「名山勝水、禪侶詩朋、芳園精舍、新茗佳泉」（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五〈箋牘—陶編修石簣〉），要以古人作為標的，希望在行住坐臥間，體行白樂天、蘇子瞻的閒適之意（註十六）；小修亦許願要「捨喧入寂，而今而後，水邊林下，逍遙自適，永作村里間閒人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遊荷葉山居記〉）。

然而「閒」並非生活裡時間的剩餘價值，卻要細心去把捉，仔細去珍視的，宋代宗室趙希鵠說：

人生世間，如白駒之過隙，而風雨憂愁，輒三之二，其間得閒者，才十之一耳。況知之而能享者，又百之一二。（《洞天清祿集》）

趙希鵠對於「閒」這個主題所提出的討論，成為晚明文人意見的先驅。晚明的華淑便提出相近的說法：

夫閒，清福也，上帝之所吝惜，而世俗之所避也。一吝焉，而一避焉，所以能閒者絕少。（〈題閒情小品序〉）

由於閒是那麼地必要，卻又非常難得，故湯顯祖云：「人生忙處須閒」（《湯顯祖集》卷四十五〈與周叔夜〉），而袁小修甚至提出「偷閒以全軀」的說法：

然則生斯世也，何人肯容人閒？何人肯自閒？又何時可閒？自非一種

奇，然亦甚可恨，以為禪也戒行不足，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，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，於業不擅一能，於世不堪一務，最天下不緊要人，雖于世無所忤違，而賢人君子則斥之唯恐不遠矣。弟最喜此一種人，以為自適之極。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〈尺牘—徐漢民〉）

註十六：「伯修酷愛白蘇二公，而嗜長公尤甚，每下直輒焚香，靜坐命小奴伸紙，書二公閒適詩，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，倦則手一編而臥，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。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十六〈識伯修遺墨後〉）

慧人巧取密伺，如偷兒之竊物，閒恐未必得也，故予非偷以全軀也，偷閒也。抑又思之，予既不能處忙若閒，又不肯捨閒就忙，苟心本愛閒，而境常值忙，心境相違，必交戰而不自得，神情窘迫，而飲冰發狂之病隨之，則謂偷閒即所以全軀也。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東遊日記〉）

俗務繁擾，小修道出了一般心本愛閒的人，在境上既不能處忙若閒，又不肯捨閒就忙，心與境交戰，必發狂病，故偷閒其實就是在保全身軀。對於「偷閒」，李漁亦為個中高手：

夏不謁客，亦無客至，匪止頭巾不設，併衫履而廢之，或裸處亂荷之中，妻孥覓之不得，或偃臥長松之下，猿鶴過而不知，洗硯石於飛泉，試茗奴以積雪，欲食瓜而瓜生戶外，思啖果而果落樹頭，可謂極人世之奇閒，擅有生之至樂者矣。（《閒情偶寄》卷十五〈頤養部〉「行樂」『夏季行樂之法』條）

李漁所描述的夏季之樂，不就是「偷閒」來的嗎？不也是一種「隱」的方式嗎？無怪乎他說這種人世之「奇閒」，可「補富貴榮膺之不足」（同上）。

但是「閒」不僅是一種心緒狀態而已，謝肇淛又說：

而閒之中，可以進德，可以立言，可以了死生之故，可以通萬物之理，所謂『終日乾乾欲及時』也。今人以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口厭粱肉，身薄紈綺，通宵歌舞之場，半晝床第之上，以為閒也，而修身行己，好學齊家之事，一切付之醉夢中，此是天地間一蠢物，何名利不如之有？（《五雜俎》卷十三〈事部〉）

光是將徇利求名的心境作用放鬆，只是「閒」的基本條件，挪空出來的心境要作什麼事才是真正需要探究的真義，若是將時間與心緒，放在宮室、美色、粱肉、紈綺、歌舞、床第上求歡愉，則並非閒的真樂（註十七），這些都是趙希

註十七：此處謝肇淛的見解，可以袁中道一段文字作為旁證：「才人必有冶情，有所為而束之則近正，否則近邪。丈夫心力強盛時，既無所短長於世，不得已逃之游冶，以消磊塊不平之氣，古之文

鵠所謂的「聲色爲樂」（《洞天清祿集》）；真正適宜在閒中在從事的，應是道德的（進德）、文學的（立言）、宗教的（了死生之故）、哲學的（通萬物之理）種種活動。謝肇淛短短的幾句話，已將「閒」的內容廓清，名利除外，道德、文學、宗教、與哲學各種層面，均值付出「閒」心以從事。

僅管謝肇淛爲「閒」所擬定的內容有如上許多層面，然而晚明文人真正領受「閒」之義與用者，卻是特別著重在與美學相關聯的層次上。晚明文人喜「遊」的性情，可以證明。理想上，文人對於隱居生活有著無比的崇慕，然而礙於現實環境，並非人人均可輕易一償逃隱之願，因此文人們首先會選擇的，便是得以親近自然的山水遊歷，王季重云：

興則一棹掛壺，無人徑往，辟疆濠濮靡不熟，風花雪月靡不過……每於名勝會心處，輒爲之償數語，或鏤楮肖形，或食肋留味，或擊節於腰膺之衝，或賞神於牡黃之外……毋亦息壤間之大盜也……（《王季重雜著》〈名園詠序〉）

王季重比爲息壤間之大盜，襲取辟疆濠濮之風花雪月，掠奪了自然山水之美。王季重的「盜」字再次強調袁小修所說「偷」閒的意味。除了山遊外，尚有水遊，若能選擇一澄湛練帶、無風濤之險的水流（註十八），舟居亦是文人常選擇避世的閒遊方式，袁小修便曾指出舟居的好處：

凡居城市，則炎炎如炙，獨登舟則洒然，居家讀書，一字不入眼，在

人皆然……近有一文人，酷愛聲妓賞適，予規之，其人大笑曰：吾輩不得志於時，既不同縉紳先生，享安富尊榮之樂，止此一縷閒適之趣，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，豈不苦哉？其語卑卑，益可憐矣。飲酒者，有出於醉之外者也；徵妓者，有出於慾之外者也。謝安石，李太白輩，豈即同酒食店中沈湎惡客，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？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，不可不辨也……殷生負美才，其落魄甚予，宜其情無所束，而大暢於簪裙之間」（〈殷生當歌集小序〉），在袁中道眼中看來，殷生的飲酒與徵妓，非但不能算是閒適之趣，反得沈湎浪子的惡名。

註十八：袁小修曾有一段不短的舟居生活，故甚有體驗，其云：「天下之樂，莫如舟中，然舟之在大江也，雖汪洋可觀，而其驚怖亦自不少，故樂少而苦多，惟若練若帶之溪，有澄湛之趣，而無風濤之險，乃舟居之最恬適者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六〈前汎堯記〉）

舟中則沈酣研究，極其變化，或半年不作詩，一入舟則詩思泉湧，又冗緣謝而參求不輟，境界遠而業習不偶，皆舟中力也。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六〈後汎鳧記〉）

舟居生活的起勁，緣於改換了一個日常作息的場域，並具有小修所言「滌浣俗腸」的作用。小修經年的山遊舟居生涯，目的就在冀求「神閒意適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六〈前汎鳧記〉）的境地。大部分晚明文人的文集中，均收有生平遊歷的紀遊文章（註十九），充分表達閒適遊賞的興味。更甚山水之遊者，便是短暫的山林之居，小修提出了山居五宜：友麋鹿而侶梅鶴、青山在目緣與心會、深山閉門以成讀書之趣、專心一意理會佛法因緣、修道以捐欲延年（註二十），此五宜將人生最寶貴難臻的經驗納入，以自然相伴、與古人為友、理會生死究竟之義、精進向道以滌淨生命。在此，小修似乎將謝肇淛前述的幾個層面轉向審美與養生。

高濂為「閒」所下的定義是「心無馳獵之勞，身無牽臂之役，避俗逃名，順時安處」（〈燕閒清賞牋〉序），並說明「閒」的作用是「可以養性，可以悅心，可以怡生、安壽」（同上），高濂對「閒」的定義與作用均指向養生，其實在高濂的尊生架構中，尊生與美學相互融為一體，簡單地說，養性、悅心、怡生、安壽，均要透過審美的人生始能達成。所以《菜根譚》會說：「風花之瀟灑，雪月之空清，唯靜者為之主；水木之榮枯，竹石之消長，獨閒

註十九：舉例說明，《袁中郎全集》卷八「記述類」，專收遊勝之地與旅遊之事，卷十一〈場屋後紀〉則為科考放榜後一段時日的遊歷雜感日記；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四「記類」，亦皆遊歷之題或記；袁小修於《珂雪齋近集》、《珂雪齋前集》中，均收有紀遊之文，另《遊居柿錄》則為記遊歷見聞之專書；王季重除《王季重雜著》中所收遊記之文外，另有遊記集——《游喚》，皆可視為晚明文人嗜遊山水的代表。

註二十：山居五宜，見小修寄給其子的信箋云：「寂居山中，友麋鹿而侶梅鶴，此其宜居山者一也……今繁華之習漸消，清淨之樂方新，而青山在目，緣與心會，此其宜居山者二也。兄弟俱闌無生大法，而為世緣迫逼，不得究竟，今居山中，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，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，此其宜居山者三也……惟盡捐嗜慾，可望延年，業緣在前，未能盡卻，必居山中乃能掃除，此其宜居山者四也。生平愛讀書，但讀書之趣須成一片，俗客熟友數來騷擾，則入之不深，得趣不固，深山閉門，可遂此樂，此其宜居山者五也。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九〈寄祈年〉）

者操其權」、「草際煙光，水心雲影，閒中觀去，見乾坤最上文章」、「寵辱不驚，閒看庭中花開花落」，風花、雪月、水木、竹石、煙光、雲影、花開、花落等，這些乃是晚明文人於「閒」中「遊」「賞」領略的大塊天地之美。華淑亦云：

余今年栖友人山居，泉茗為朋，景況不惡，晨起推窗：紅雨亂飛，閒花笑也；綠樹有聲，閒鳥啼也；煙嵐滅沒，閒雲度也；藻荇可數，閒池靜也；風細簾清，林空月印，閒庭悄也；以至山扉畫扇，而剝啄每多閒侶；帖括困人，而几案每多閒編；繡佛長齋，禪心釋諦，而念多閒想，語多閒辭。閒中自計，嘗欲掙閒地數武，構閒屋一椽，顏曰：十閒堂，度此閒身。（〈題閒情小品序〉）

華淑山居小築的堂額：「十閒」，是由閒花、閒鳥、閒雲、閒池、閒庭、閒侶、閒編、閒想、閒辭與閒屋合成，以便度此閒身，這些花鳥雲池、庭屋辭編本身如何能閒？是審美主體的情緒所感染出來的，就是一種「閒情」（註二一），一種「賞心」（註二二），有閒適之情與美賞之心，纔能得萬物審美之樂（註二三）。晚明文人著閒書以逍遙適意，秉閒情以成賞心樂事，過閒隱生活，領略遊賞之美，「閒」、「隱」與「遊」、「賞」，乃文人對於審美生活之價值追求，這樣的審美嚮往與價值追求，構成了晚明美學特有的「閒賞」風格。

註二一：華淑又云：「長夏草廬，隨興抽檢，得古人佳言韻事，復隨意摘錄，適意而止，聊以伴我閒日，命曰閒情。非經非史，非子非集，自成一種閒書而已」（〈題閒情小品序〉）

註二二：「賞心」一詞屢屢可見，「賞心樂事誰家院」是《西廂記》〈遊園驚夢〉一折中的名句，晚明的王季重〈遊敬亭山記〉一文中說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，不道宣城，不知言者之賞心也」，吳從先則直接以《西廂記》之句名「賞心樂事」為其筆記題名。

註二三：袁小修由於得閒寂，故能捲簾窗觀賞雨景：「斜風細雨不止，泊舟德山對岸，西來衝雨歸，予乃捲簾窗看雨清坐，自至鼎州一月矣，終日醺醉，神思甚倦，今日始得閒寂，又一樂也。」（《遊居柿錄》761條）

二、「閒賞」釋義

「閒賞」包含了兩個理解層次，「閒」是界定「賞」的先決條件，必需有燕閒之情始能為賞，這代表文人處於閒適和樂的情緒與生活狀態；而「賞」是「閒」所應從事的活動，得閒便要觀覽遊賞，這是文人閒適和樂的生活內容。考察晚明文獻常用辭彙，屬於「閒」的語彙範疇有「燕閒」、「燕居」（註二四）、「清閒」、「閒懶」（註二五）、「閒情」等，「閒情」用以題晚明書名者為多，有《閒情女肆》、《閒情小品》、《閒情十二嫵》、《閒情偶寄》等書，顯示文人生活對於「閒情」的講究。

本文開端引文中之「賞鑑清玩」，是四庫館臣對「清賞」一語的拆解。「賞鑑清玩」可將「賞鑑」視為動詞，「清玩」視為名詞（註二六），「清玩」為「賞鑑」的受詞；亦可將「賞鑑」與「清玩」視為平行對等的一對動詞（註二七），高濂說：「（香几上）或放一二卷冊，或置清雅玩具妙甚……以供清玩，甚快心目」（「論文房器具」『香几』條），在這段簡短的引文中，「清玩」同時包含了名詞與動詞兩種用法。無論是作名詞之清雅玩具、或是作動詞之清靜地玩賞二義，均是對「清賞」之「清」的描述。晚明文人似乎特別喜好以「清」字題稱書名，如《群芳清玩》、《太平清話》、《黽元館清課》、《雪菴清史》、《清史》、《書齋清事》（以上二書收入『閒情小品』叢書中）、《清閒供》、《山居清賞》、《清賞錄》等。屬於「賞」的語彙範疇有「賞鑑」（或「鑑賞」）、「幽賞」、「清賞」等，「賞鑑」指稽古的技術，後二者指出「賞」的特質。「清」為潔淨，與「濁」相反；「幽」為安靜祥和，二者均象徵高雅脫俗，「清賞」、「幽賞」分別以清、幽二字強化「賞」為一種優雅高尚脫俗的行動。

註二四：以「燕居」為題名篇者有陸樹聲〈燕居六從事小引〉，有〈燕居功課〉等作。

註二五：陳仁錫曰：「……山水之得風而鳴，得雨而潤，得雲而鮮，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，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」（〈昭華琯序〉）

註二六：試解作清雅的古玩。

註二七：此處的清玩，與《群芳清玩》的清玩相同，試解為清幽地玩賞。

至於「賞鑑」一詞，意為賞識、鑑藻。賞識，是審美的識見，以具有審美的識見，與引發審美欣趣之態度觀看對象，這種審美意識乃是文人文化修養所造就出來的；鑑藻，是鑑別品藻，具有分品、判別的意涵，以審美觀為審美對象分品、判別。所謂分品，指分品別類、因類製宜，為不同審美對象的風格氣味作分類，所謂判別，指判別高下，評斷雅俗。

由上述諸層次的語意探究可知，「閒賞」是個合義複詞，包含了『閒』的語彙範疇如「燕閒」、「燕居」、「清閒」、「閒懶」、「閒情」等，以及『賞』的語彙範疇如「賞鑑」（或「鑑賞」）、「幽賞」、「清賞」等，吾人可為「閒賞」一詞簡單列式表明如下：

【閒賞】——『閒』+『賞』

三、「閒」—「賞」—「物」：閒賞的對象

人生之閒難得，得閒而能享者更難，閒的嚮求在隱逸遊賞之樂，基本為閒情與賞心，這是「閒賞」的意義，「閒」不是尸居肉食、無所事事，由「閒」而「賞」，不求聲色歡娛，要能悅心養性、怡生安壽的審美。具體而言，究竟要如何「閒賞」呢？要「閒賞」什麼呢？趙希鵠曰：

吾輩自有樂地，悅目初不在色，盈耳初不在聲。明窗淨几，焚香其中。佳客玉立相映，取古人妙跡圖畫，以觀鳥篆螭書，奇峰遠水；摩挲鐘鼎，親見商周；端研湧宕泉，焦桐鳴珮玉，不知身居塵世，所謂受用清福，孰有踰此者乎？（《洞天清祿集》）

宋代的趙希鵠將「閒賞」的焦點放在書畫器物等文化遺產上，以這些文物所醞造的氣氛滋養高情雅性。晚明的高濂繼承趙希鵠之說，也將「閒賞」活動置於閒雅好古稽古之學上：「遍考鐘鼎貞彝、書畫法帖、窯玉古玩、文房器具，纖悉究心，更校古今，鑑藻是非，辯正悉為取裁」（〈燕閒清賞牋〉序）。〈燕

閒清賞賤>在序文之後，緊接著「敘古鑑賞」與「敘古諸品寶玩」兩章，前者以人為主，大致擷錄古代名人對於書畫寶物賞愛的各類記載；後者以物為主，載錄古來各種名器寶物的奇聞。次一章為「清賞諸論」，乃高濂個人對古典器物的賞鑑理論，這些古物包括：銅器、玉器、窯器、古琴、圖書、書畫、雕刻、文房用物等(註二八)，這類古典器物賞鑑的傳統，沿襲了宋代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、趙希鵠《洞天清祿集》、明代沈津的《欣賞編》、曹昭的《格古要論》等書的體例與架構而來。

古典器物如鐘鼎卣彝、書畫法帖、窯玉古玩、文房器具等，明清人稱之為古(骨)董(註二九)，古董一詞代表著古代留傳下來價值非凡的寶物。要對古物進行賞鑑，就必需具備豐富見聞與考古學識，賞鑑的條件，正如清李調元所說：

以書生少見，而於游百寶之市，與富商大賈矜賞鑑之精，勢必不能然；而書冊所載，可考而知，則或有富商大賈所不能盡者，古人以博物歸儒者，洵非誣也。(〈骨董志序〉)

註二八：關於〈燕閒清賞賤〉討論古物的篇章分類如下：

銅器部分有「論古銅色」、「新舊銅器辯正」、「新鑄偽造」、「論宜銅倭銅爐瓶器皿」、「古銅器具取用」、「論漢唐銅章」等。玉器—「刻玉章法」、「論古玉器」等。窯器—「論官哥窯器」、「論定窯」、「論諸品窯器」、「論饒器新窯古窯」等。古琴—「論琴」、「古琴新琴之辯」、「琴譜取正」等。書籍—「論藏書」等。書畫—「論帖真偽紙墨辯正」、「論畫」、「畫家鑑賞真偽雜說」、「賞鑑收藏畫幅」等。雕刻—「論剔紅倭漆雕刻鑲嵌器皿」等。文房—「論研」、「滌藏硯法」、「論墨」、「附硃墨法」、「論紙」(附各種造紙法與紙品)、「論筆」、「論文房器具」等。

註二九：董其昌有古董十三說(收於藝文版《美術叢書》中)。明清人喜稱寶物為骨董，何謂骨董？清李調元說：「每嘗聞人之稱寶器者，必曰骨董，恐其臆說無稽。一日，讀韓駒詩有云：莫言老衲籃衫底，勝取江南骨董歸。又昔人以魚肉諸物和羹而食之，謂之骨董羹，然後知二字之典而確也」(〈古董志序〉)，李調元的《骨董志》一書，所收品目，即一般博物賞鑑書所載之古典器物。

李調元認為文人限於財力，不能如富賈腰纏萬貫入出古董市場，故其考古鑑識的主力仍然來自書冊，就是高濂自述：「余嗜閑雅好古稽古之學，唐虞之訓，好古敏求，宣尼之教也，好之稽之，敏以求之。」（〈燕閒清賞牋〉序）。

〈燕閒清賞牋〉除了上述有關各種古典器物的記錄與賞論之外，尚有幾章不同性質的文字，包括焚香的技術附載各類香方、彈琴的情境與時宜、書齋供花與插法的建議、蓄鶴的簡單方法、四時草卉的園藝栽植、以及牡丹、芍藥、菊、蘭、竹五種植物的栽培法等等（註三十）。以上這些內容非屬古董，亦不是清雅玩具，但同樣列入「燕閒清賞」的範圍內，乃高濂特別的用意，他將閒雅稽古好古之學，進一步與「焚香、鼓琴、栽花、種竹」等雅事連成一起，整合為一種清心樂志的審美生活觀（註三一）：

坐陳鐘鼎，几列琴書，搦帖松窗之下，展圖蘭室之中，簾櫳香靄，欄檻花妍，雖咽水餐雲，亦足以忘飢永日，冰玉吾齋，一洗人間氛垢矣。清心樂志，孰過於此。（〈燕閒清賞牋〉序）

由以上的分析來看，高濂〈燕閒清賞牋〉的「閒賞」美學論述架構，是以古董的欣賞與懷想為主體，進一步延伸構築成具有古典意蘊的優雅生活。高濂的「閒賞」美學觀，換個方式來說，就是文震亨的「長物」觀，《四庫提要》〈

註三十：這些篇章有「書齋清供花草六種入格」是對書齋供花的建議。「焚香七要」有焚香技術、焚香器具，並附有各類香方。「琴窗雜記」言彈琴的情境、時宜，以及一些收貯古琴，對待古琴的要項。「養鶴要略」為指導如何蓄養鶴鳥的簡單方法。「瓶花三說」專言插花、花瓶、供花等要事。「四時花紀」為四季花草園藝。「花竹五譜」記錄牡丹、芍藥、菊、蘭、竹五種植物的細部栽植法。

註三一：高濂云：「余嗜閑雅好古稽古之學，唐虞之訓，好古敏求，宣尼之教也，好之稽之，敏以求之。若曲阜之鳥，岐陽之鼓，藏劍淪鼎，兌戈和弓，制度法象，先王之精義存焉者也，豈值剔異搜奇，為耳目玩好寄哉？故余自閑日，遍考鐘鼎貞彝、書畫法帖、窯玉古玩、文房器具，纖悉究心，更校古今，鑑藻是非，辯正悉為取裁，若耳目所及真知確見，每事參訂補遺，似得慧眼觀法。他如焚香、鼓琴、栽花、種竹，靡不受正方家，考成老圃，備註條列，用助清歡。」（〈燕閒清賞牋〉序）

長物志提要>云：「其曰長物，蓋取世說中王恭語。所論皆閒適遊戲之事，纖悉畢具。」，文震亨的好友沈春澤更清晰地表達了這個架構——「長物」與「閒事」：

夫標榜林壑，品題酒茗，收藏位置，圖史杯鐺之屬，於世為閒事，於身為長物。（〈長物志序〉）

沈春澤認為高濂以古董為中心延伸出來具古典意蘊的優雅生活如：山水遊歷、品酒品茗、家居佈置與古董收藏等，在世人來看是「閒事」，對身心而言是「長物」，然而這具備遊戲性質（註三二）的「閒事」與「長物」，卻是品人之才、情、韻的憑介（註三三）。

「閒」—「賞」—「物」的關聯，筆者願再以余懷為李漁而寫的一篇〈閒情偶寄序〉（按康熙辛亥年撰）試為說明。該篇文章環繞著「以物寄其閒情」而論，首先以周禮「上總井田軍國之大，下至酒漿屏履之細，無不纖悉具備，位置得宜」之價值比評李漁之書。周禮本言王道，而王道本乎人情。余懷引蘇明允之言：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鮮不為大奸慝」，標舉人情之重要。余懷駁斥人謂李子「不為經國之大業」，而為「破道之小言」，舉謝安、謝玄、白香山、蘇文忠、韓昌黎等人為例，在其事功之外，別有閒情在懷，古今能建大勳業、作真文章者，必有如謝安輩等具超絕俗之情，磊落嶽崎之韻，李漁之《閒情偶寄》，應作如是觀。陶元亮、謝安、謝玄為東晉江左風流，此風流延續至

註三二：四庫館臣說《長物志》所論皆「閒適遊戲」之事，道出了閒賞美學的本質——「遊戲觀」，關於晚明美學的遊戲觀，筆者將另文撰寫。

註三三：沈春澤曰：「夫標榜林壑，品題酒茗，收藏位置，圖史杯鐺之屬，於世為閒事，於身為長物。而品人者於此觀韻焉、才與情焉，何也？挹古今清華美妙之氣於耳目之前，供我呼吸；羅天地瑣雜碎細之物於几席之上，聽我指揮；挾日用寒不可衣、饑不可食之器；尊踰拱壁、享輕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。非有真韻真才與情以勝之，其調弗同也。」（〈長物志序〉）

唐代的白香山、韓昌黎，北宋的蘇東坡，這個脈絡，正如前文所說，是晚明文人懷古的取徑模式。

余懷以周禮可大可小的框架來說明李漁的「閒書」，著重點自然不在井田軍國之大，而是酒漿屏履之細，即所謂的人情，指切於男女飲食日用平常者。這些瑣細之男女飲食日用事務，看來稀鬆平常無奇，但是換陶淵明的方式來說，就不一樣了：「其間爲領、爲帶、爲席、爲履、爲黛、爲澤、爲影、爲燭、爲扇、爲桐，纏綿婉變，聊一寄其閒情」（《閒情賦》）。李漁「閒書」的價值即在此：「取情多而用物閎」。高濂以古董爲中心具古典優雅意蘊的生活、沈春澤的「閒事」與「長物」說、李漁的「以物寄其閒情」，他們已將「閒賞」美學更確立在「閒」—「賞」—「物」的關繫上。

四、「閒」—「賞」—「心」：識趣與善想

如上文所述，閒賞美學中，「物」佔著重要的地位，另外一項重要的條件是心的作用。唐代白居易曾經對於個人閒適生活的安排與描述如下：

堂中設木榻四，素屏二，琴一張，儒道佛書各數卷。樂天既來為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旁睨竹樹雲石，自辰及酉，應接不暇。俄而物誘氣隨，外適內和，一宿體寧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後頽然哈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（《燕閒清賞牋》引《長慶集》）

在這段文字中，吾人可以明瞭白居易外適內和來自兩項重要條件，雅「物」以及「心」境：雅物的外適與心境的內和。以雅物爲生活友伴，使心境恬適平和，這一直是中國文人的喜好，李建勳以琴、磬、書、竹爲友（註三四），歐

註三四：《澄懷集》云：江南李建勳……一竹軒榜曰四友，以琴爲嶧陽友，磬爲泗濱友，南華經爲心友，湘竹爲夢友。」（《燕閒清賞牋》引《澄懷集》）

陽修以金石一千卷、藏書一萬卷、琴一張、棋一局、酒一壺與老翁一人成其六一居士的雅號，這些無不是以雅物為媒介，以利恬適生活的體會與設計。

木榻、素屏、琴、磬、竹、棋、書……時日久了，就是古董，吾人回頭觀看唐宋文人的生活記錄，那些不可或缺的古董器物、環繞著古物而形成的樸雅氛圍、以及恬適的心境，都使晚明文人一再嚮往，能掌握這樣的關聯，吾人更能理解晚明高濂精心擘劃出來之「閒賞」美學的內涵。

張彥遠說：「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悅有生之涯？」（《歷代名畫記》），不為「無益之事」，「有生之涯」如何得悅？張彥遠所謂的「無益之事」，與筆者上引沈春澤的「閒事」異曲同工，是與功名大業相對而言，張彥遠「無益之事」指的是玩賞名畫，名畫是雅物；而「悅有生之涯」之「悅」則指心境，對張彥遠雅物與心境的分析，與上述白居易、歐陽修可謂一脈相承。

由雅物而興起怡悅的心境，即是所謂的「賞心」，「賞心」是審美主體所應具備的態度，以之閒賞觀物。「賞心」具體來說，就是識趣之心，筆者以袁中郎〈敘陳正甫會心集〉文中所言，試為分析：

今之人，慕趣之名，求趣之似，於是有辨說書畫、涉獵古董以為清，寄意玄虛、脫跡塵紛以為遠，又其下有如蘇州之燒香、煮茶者，此等皆趣之皮毛，何關神情？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一〈敘陳正甫會心集〉）

計較所賞之物為何畢竟只是皮毛，更重要的是賞的態度——識趣，不在趣之皮毛上打轉，不逞辨書畫古董、不寄意玄虛或焚香煮茗而自以為清遠，必需深入物事之神髓，即趣之所在：

世人所難得者，唯趣，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態，雖善說者，不能下一語，唯會心者知之。（同上引）

由於趣非具象之物，無法具體言說，僅以山色、水味、花光、女態爲譬，會心者必識趣之人，觀山、觀水、觀花、觀女時，自然特關注其色、味、光、態等精神意蘊所在，亦即能審山水花女之美了。識趣之才得之於何？

夫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學問者淺，當其爲童子也，不知有趣，然無往而非趣也，面無端容，目無定睛，口喃喃而欲語，足跳躍而不定，人生之至樂，真無踰于此時者。孟子所謂不失赤子，老子所謂能嬰兒，蓋皆此也，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。……山林之人，無拘無縛，得自在度日，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……迨夫年漸長，官漸高，品漸大，有身如梏，有心如棘，毛孔骨節，俱爲聞見知識所縛，入理愈深，然其去趣愈遠矣。（同上引）

識趣之才，顯然不由學問中來，以孩童作譬，不必架端容、不必睜定睛、口語足躍、渾然天成之樂，識趣者所具有的，即孟子的赤子心、老子的能嬰兒，也就是袁中郎曾一度崇敬的李贄所謂的童心（註三五），隨著年長與官品高大所帶來的身心桎梏，以及聞見知識的綁縛，將使活活潑潑自然識趣的童心才具受到困窒。習於所聞所見以作詩爲文，高者爲格套所縛，如殺翮之鳥，欲飛不得；卑者剽竊影響，如老嫗傅粉，愈發醜惡，「人情安于所習故，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」（註三六）；若能如山林之人，隨處天機自然中，脫去一切身心毛孔骨節之拘縛，不必勉力求趣，而趣自在所觀所聞中。這種不經意中所得的勝趣，如同李日華所體驗的：

東偏書屋閒曠久，堆積落葉斷木，窗雨灑淅，簷日曝蒸，忽產丹芝百莖，的皪可愛。芍藥舊栽，奴懶失灌，今歲作花如錢，蒨艷有態，人

註三五：三袁兄弟在各自文集中，均曾紀錄對李龍湖的崇敬，並曾有緣拜訪龍湖，向李請益，李的童心說，收於《焚書》。

註三六：袁中郎以飲茶爲譬云：「昔余至吳，鄉人有偕來者，飲以天池、虎丘，怒發投於地曰：此何異水，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，出而飲之，其人大喜，立啜五盞，何也，人情安于所習，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一〈敘梅子馬王程稿〉）

反稱奇種。因有金陵之行，舟車盤礴，冠蓋晉接，手不執卷者彌月，胸中番覺空快。隨意作應酬文，不受古人微索，灑灑我成其我，此數者，皆以不經意得勝趣，天下事，何貴力求？（《六研齋二筆》卷一）

閒曠書屋傍、斷木落葉上，經雨灑日曝所產的丹芝，懶於灌水之芍藥舊栽，忽蓓艷作花，這是未經整飾而自然天成的景致，金陵一行，雖中斷了平日的閱讀習慣，然舟車盤礴，冠蓋密如稠雲，亦有人事風景可賞，作應酬文，脫開古人規矩索縛，我成其我，亦得自在之樂，以上所舉自然的、人事的、應酬文字的數事，皆因李日華的不經意而帶來意外之喜，若沒有一顆識趣之心，這些日常生活中人事物的美好，如何能被發覺？

何以能在平凡不經意中，發覺事物之美呢？識趣之人，於習見不但能去粘鬆綁，在一定的審美情境中，亦較常人能善想（註三七），使其心常保持著高度的靈動狀態：

士奇則心靈，心靈則能飛動，能飛動則下上天地、來去古今，可以屈伸長短，生滅如意；如意則可以無所不知……蛾，伏也，伏而飛焉，可以無所不至，當其蠕蠕時，不知其能至此極也。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；善書者觀擔夫爭道；善琴者，聽淋雨崩山……盡其意勢之所必極，以開發於一時。（《湯顯祖集》卷三十二〈序丘毛伯稿〉）

湯顯祖所謂的心靈飛動，與上述的赤子嬰兒童心是相似的狀態，皆可不受拘束地上下四方來去自如，可以如其所想之意，善書畫鼓琴的藝術家，由於有這樣

註三七：袁宗道云：「與王則之、陶周望、顧升伯共看月道院閣上，則之指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，余曰，秦淮海有言，凡悅可人耳目者，皆善想所變，夫閭浮提中，善想所變，當無逾此，顧此時此景，披襟飽玩者幾人？」（《白蘇齋類集》卷21「雜說類」〈與王則之〉條）此條所討論的重點似乎是佛學，關於耳目所見與心的關係，但用在審美活動中，豐富的想像，的確更能領略物象之美。

豐富自由的想像，故能在毫不相干的物象中，如其所想之意，汲取藝術創造的能量，審美者在審美活動中，所應具備的識趣心靈，就是這樣的飛動狀態。

閒賞的客體對象－「物」固然重要，而閒賞的主體態度－識趣與善想－「心」的作用更是關鍵所在。所以在閒賞美學的範疇中，稀罕難得的鐘鼎卣彝、書畫法帖、窯玉古玩、文房器具是美；而俯拾即是的山色、水味、花光、女態亦是美，端看審美主體心靈的識趣與善想了。如果只是隨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又如何能真正領會到物象之美呢？關於這點，李漁抨擊了當時不惜重金搜求古董的歪風，他譏諷近世古董崇尚之風，富貴之家購買古董，乃是分散黃金的一種財產處理方式，原無可厚非，而貧賤之家的效顰，實在是矯異的作法（註三八）。李漁的《閒情偶寄》自言寓有勸懲之意（註三九），標榜著崇尚儉朴、規正奢靡風俗的主旨，用以點綴太平、警惕人心（註四十），因此不只是為富貴者設論而已：

是集惟演習聲容二種，為顯著陶情之事，欲儉不能，然亦節去靡費之

註三八：李漁云：「崇尚古器之風，自漢魏晉唐以來，至今日而極矣。百金買一卮，數百金購一鼎，猶有病其價廉工儉而不足用者，常有為一渺小之物，而費盈千累萬之金錢，或棄整陌連阡之美產，皆不惜也。……設使製用此物之古人，至今猶在，肯以盈千累萬之金錢……易之而歸？……吾知其必不為……古物原有可嗜，但宜崇尚於富貴之家，以其金銀太多，藏之無具，不得不為長房縮地之法，斂丈為尺，斂尺為寸，如藏銀不如藏金，藏金不如藏珠之說，愈輕愈小，而愈便收藏故也……乃近世貧賤之家，往往效顰於富貴，見富貴者偶尚綺羅，則恥布帛為賤，必覓綺羅以自之，見富貴者單崇珠翠，則鄙金玉為常，而假珠翠以代之……有八口晨炊不繼，猶舍旦夕而問商周，一身活計茫然，寧遣妻孥而不賣古董者，人心矯異，詎非世道之憂乎？」（《閒情偶寄》卷十〈器玩部〉「制度」『骨董』條）

註三九：李漁言：「近日人情，喜讀閒書，畏聽莊論，有心勸世者，正告則不足，旁引曲譬則有餘。是集也，純以勸懲為心，而又不標勸懲之目，名曰閒情偶寄者，慮人目為莊論而避之也……勸懲之意，絕不明言，或假草木昆蟲之微，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。」（《閒情偶寄》凡例）

註四十：李漁《閒情偶寄》的凡例有四期三戒，三項戒條全指行文，要戒剽竊陳言、戒網羅舊集、戒支離補湊；四項期待為點綴太平、崇尚儉朴、規正風俗、警惕人心，故寓有勸懲之意：「風俗之靡，日甚一日，究其日甚之故，則以喜新而尚異也，新異不詭於法，但須新之有道，異之有方，有道有方，總期不失情理之正，以索隱行怪之俗，而責其全返中庸……是集所載，皆極新極異之談，然無一不軌於正道。」（《閒情偶寄》凡例）

半。其餘如居室、器玩、飲饌、種植、頤養諸部，皆寓節儉於制度之中，黜奢靡於繩墨之外，富有天下者可行，貧無卓錫者亦可行。
（《閒情偶寄》凡例）

除富貴之家有財力供養戲班，非貧家所能者之外，舉凡居室、器玩、飲饌、種植、頤養等項，則無論貧富，皆必需經營講究。這種講究，不在「物」的貴重難得，而在「心」的用意，這就是李漁無論貧富的「閒情」觀，所以他會說：

人無貴賤，家無貧富，飲食器皿，皆有必需……至于玩好之物，惟富貴者需之，貧賤之家，其制可以不問。然而粗用之物，制度果精，入于王侯之家，亦可同乎玩好。寶玉之器，磨攏不善，傳于子孫之手，貨之不值一錢，知精麤一理，即知富貴貧賤同一致也。（《閒情偶寄》卷十〈器玩部〉『制度』）

因此，李漁有著不同的器玩觀念（註四一），日用器皿與玩好之物，其實可以是二而一的，日用器皿制度若精，則同於玩好之器，而寶玉之器，磨攏不善，則不值一錢，其中的關鍵之處，在智巧與心思：

甕可為牖也，取甕之碎裂者聯之，使大小相錯，則同一甕也，而有哥窯冰裂之紋矣。柴可為扉也；取柴之入畫者為之，使疏密中竅，則同一扉也，而有農戶儒門之別矣。（同上）

這種化平凡腐朽之物為神奇的智巧與心思，呼應了本文上述的識趣與善想，就是「賞心」。所以李漁之書對於「骨董」一項，缺而不備，吾人探討晚明的閒賞美學，亦應明瞭古董賞鑑學並非全部，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文人看重古物，「非重其物，重其年久不壞，見古人所製與古人所用者，如對古人之足樂

註四一：例如他說砂壺，寶之過情，使與金銀比值，無乃仲尼不為之已甚乎，一般家庭，置物但取其適用，何必幽渺其說。參見《閒情偶寄》卷十一〈器玩部〉「制度」『茶具』條。

也。」（《閒情偶寄》卷十〈器玩部〉『制度』『古董』條），閒賞的對象是否為價值連城的古董並不是那麼重要，借著摩娑古董的當兒，如與古人把晤；或是在佈置家居、遊隱山林時，興起對古之樂，讓古典的韻致跨越時空汨汨融入生活、滲入心靈，這才是晚明文人「閒賞美學」的主旨所在。

五、「閒賞」美學風格的生活樣態

本文以上討論了晚明文人於日常生活中，對「閒」「隱」與「遊」「賞」之審美價值的嚮往與追求、闡釋了「閒」「賞」的義蘊、亦分別探討了閒賞的對象—「物」、以及閒賞的「心」—識趣與善想，吾人透過以上幾個角度的研析，已試圖勾勒出晚明「閒賞」美學風格的大致輪廓。以下，筆者將簡潔地描繪出「閒賞」美學風格在文人生活中的具體展現樣態，以為本篇收尾。

晚明文人鍾情山水，對山水意態時時充滿遊賞品評的聲音，絕非毫無感知之徒（註四二），因此他們選擇的山林，絕不是「聽鬼愁風、因虎逃月」（《王季重雜著》〈淇園序〉）的原始蠻荒之地，所居之處，必須經過整理與經營（註四三），以袁宗道所寓居的抱甕亭為例：

亭外多花木，正西有大柏六株，五六月時，涼蔭滿階，暑氣不得入，
每夕陽佳月，透光如冰，風枝搖曳，有若浪紋，衣裳床几之類皆動。
梨花二株甚繁盛，開時香雪滿一庭。隙地皆種蔬瓜棚藤，架菰路韭

註四二：例如王季重便曾對蜀、秦、楚、吳、閩、滇粵、越等不同地域的山水，以相人法給予仔細品賞，他說：「天下山水，有如人相。眉巉目凹，蜀得其險；骨大肉張，秦得其壯；首昂鬚戟，楚得其雄；意清態遠，吳得其媚；貌古格幻，閩得其奇；骨采衣妍，滇粵得其麗；然而韶秀冲停，和靜娟好，則越得其佳。」（《王季重雜著》〈淇園序〉）

註四三：如謝肇淛所言：「竹樓數間，負山臨水，疏松修竹，詰屈委蛇，怪石落落，不拘位置，藏書萬卷其中，長几軟榻，一香一茗」（《五雜俎》卷十三〈事部〉）環境栽植與齋室擺設，均經過佈置。另焦竑亦嘗言：「公（按指參岳王公）所居有陽湖別墅、玉介園，擅一方之勝，歸而益為修葺，山池花木，臚整幽靚，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高令，酒酣自度曲為新聲，授童子按節奏之，歌聲鳥影，相間錯於巒容川色間，驩如也」（《焦氏澹園集》卷二十四〈參岳王公傳〉）文人於經過整理修葺的園亭中驩愉地生活。

畦，宛似村庄。凡客之至斯亭者，睹夫枝葉之蓊鬱，乳雀之哺子，野蛾之變化，胥蝶之遺粉，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，伯修方在講筵，先雞而入……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九〈抱甕亭記〉）

經過修飾整理過的村庄園圃，提供文人閒遊觀賞自然生態的場景，植梨花，以待香雪滿庭，植柏樹，除避暑取涼外，夕陽佳月的微光，由搖曳的樹葉間隙透漏投影到居室衣物，均為文人生活中極動人難得的審美景致。只要用心整飾修葺居住環境，即使城郊村居，亦可創造出山林隱居之意，袁宗道便欲於老家長安村中舊居「栖隱」：

我意欲將荷葉山、荷葉堰，俱作短牆圍之，從烏臼樹中開門，以小舟往來其中，純種白蓮，山內松栗十圍處，作一佛堂，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，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，則平湖萬頃，晶晶晃耀，如爛銀海，且可以東望黃山，極為勝處……此處以林樹為命，寧乞吾頂上毛，莫伐吾樹也……又敕阿書種樹山中，可多種松，塘上可多種桃柳，桃柳易成……其行位亦自有方略，太整即俗……已自董思白、黃慎軒諸公乞堂額蒼名矣。（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六〈寄三弟〉）

將荷葉小丘與荷葉堰堤以短牆圈圍出一個可小舟往來的白蓮塘，塘上多植桃柳，在黃昏可創造出平湖萬頃，晶耀燦爛的銀海景致，再於此處的松栗樹間造佛堂，於萬松嶺上作觀音閣，以便進行宗教活動，建築物之堂額，央請文友題名，所乞得的書額門榜有：荷葉山房、松風澗堂、淨綠堂、斜月廊、梅花奧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小修語）等。無論是山隱、吏隱或市隱，這樣經過文人精心設計後的園池居室，不僅創造了閒隱之居的氣氛，亦將文人「蔬園插菊，柳下彈棋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一〈尺牘—李健翁〉）的雅賞興致融入其中。富貴之家與文人雅士在修治家居園圃的心態，是有差別的：

富貴之家，修飾園沼，必竭其物力，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，窮極志願

而後已……余治小圃，不費難得之物，每每山行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，即覓人舁歸，錯置卉竹間，久而雜沓，亦覺有郊垌間趣。（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卷三〈地部〉）

文人用來佈置園沼家居的材料，不是拿來誇耀財富的，故不必貴重不必難得，以能夠興發山林氣氛、並能賞心之物即可（註四四）。

以上所述，特指園室週遭環境的設計，至於齋室中的陳設，亦是文人生活中，閒賞美學風格的另一展現，例如王季重所詠友人的名園：「所居一丈之室，卷石興雲，老鼎泣魅，宿帖奇書，病琴瘦鶴，種種韻絕」（《王季重雜著》〈名園詠序〉）；又如焦竑所見的弗告堂中：「茗碗爐熏，法書名畫，位置雅潔，入其室者，蕭然如睹雲林海岳之風」（《焦氏澹園集》卷十六〈弗告堂詩集序〉）；這些佈置雅潔的園室中收藏了藝術品如法帖、名畫；古董如老鼎、病琴；飼養著瘦鶴、擺置著卷石；又有使齋室清香的爐熏、供賓主夜話的茗碗等，透過這些物品的陳設，以上追倪雲林、米海岳優雅之風，更有袁中道可供揮灑嘯詠的文房用物：「以芙蓉養紙，柳絮裁詩，琉璃硯匣，翡翠筆床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三〈東遊日記〉），以芙蓉、柳絮、琉璃、翡翠製成的紙硯與筆床，已不僅僅作為書寫的用品，更是閒適賞玩的對象，袁伯修即曾以詩歌詠贊齋室中的陳設，並以竹、石、酒鐺、花瓶為其四友：

讀書覺眉重，臨池嫌腕拙，世間百事百不能，乍可衡茆甘跼瘁，雲心齋前一片地，斑駁苔錢紅間碧，珊瑚漆几博山爐，拂竹捎花巧排列，左置鐺，右置瓶，大奴燒松根，小奴滌瓷罌，坐愁湯老手自淪，纔聞酒響涎不禁……日日契鐺與契瓶，況我此間蓬蒿宅，徧性畏人稀見客……鐺也老友瓶小友，竹也此君丈也石，日與四子相周旋，共我山

註四四：謝肇淛云：「山中石，掘置池畔草間，自與世間傳翫諸石氣色不同，蓋深山之中，受霧露、日月之精，不為耳目之娛，每至樹木茂密，煙靄凝浮，一種賞心，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。」（《五雜俎》卷三〈地部〉）

房呼……（《白蘇齋類集》〈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一時精美，喜而作歌〉）

與文友相往聚會，亦是文人生活中之要事，其聚會型式，可以三袁的葡萄林結社集會為典型：

伯修居從官時，聚名士大夫論學於崇國寺之葡萄林下，公（按指潘去華）其一也，當入社日，輪一人具伊蒲之食，至則聚譚，或遊水邊，或覽貝葉，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見，或靜坐禪榻上，或作詩至日暮始歸。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七〈潘去華尚寶傳〉）

覽貝葉、聚譚、論學、靜坐，這是較為嚴肅的集會方式。晚明人慕道的宗教傾向濃厚，尤其居士佛教最為普遍（註四五），一般士人在家皈依佛禪者，多稱為居士，其三教融通的談理傾向為文人友輩所喜近，在舉止風度上，居士多屬高隱之流，多為以禪栖為寄的隱者形象，不必往赴山林，其衣冠、行徑、詩語的冥契、乃至禪室的雅潔，均已形成一種高古的意象（註四六），與之交接問道，是文人相當欣慕之對古的人生型態（註四七）。除此，亦有較輕鬆隨意笑談的型態：

同心良友，閒日過從，坐臨笑談，隨意所適，不營衣食，不問米鹽，

註四五：清代彭際清編有《居士傳》，為明代居士的傳記，其中只有4位是萬曆之前的人，其餘103人皆為萬曆到明亡之間的人物，居士間特有的佛教信仰形成了居士佛教，居士大致是士大夫階級，其有融合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，有時不免執以儒釋佛的說教觀點，詳參釋聖嚴著〈明末的居士佛教〉一文，收於氏著《晚明佛教研究》一書，東初，1987年。

註四六：焦竑對一位晚明居士的描述如下：「居士冠維摩巾，緇衣，僧履，旦夕經行，余時時見之，飄然松鶴姿也……聞居士家禪室雅潔，人跡罕至，奉梵像其中，日作淨土功課，然所為詩，言言冥契，其得之參悟者多矣……（按以下指其題畫詩）大都冷然出世語，冀以發起鬻俗，非為畫設也，今讀之雖刊落一切，而豪宕不羈之意，尚隱隱於楮墨間，居士殆古高隱者流，以禪栖為寄者邪？」（《焦氏澹園集》卷十六〈玉露堂稿序〉）

註四七：袁小修在其二兄中郎去世後，「世念已灰，願作一老居士，游行佳山水間足矣」（《珂雪齋近集》卷九〈答曾太史〉）。

不敘寒暄，不言朝市，丘壑涯分，於斯極矣。（《五雜俎》卷十三〈事部〉）

晚明文人集藝術、賞鑑、娛玩、靜觀於日常的生活模式，可以朱國禎所紀錄之蔡一槐為典型：

愛法書名畫，善小楷行草，作墨蘭石竹，具有意態，琴奕寄意，對客奕，至忘日夜，奉石片硯，古董小物，玩弄移時，不知饑飽，一草一花，靜觀獨會。罷官後，遨遊江湖，間十餘年，敝履布衣，莫識誰何也。（《湧幢小品》卷22〈逸致〉條）

在「極山水之致」與韻絕雅潔的居處環境中，蒔花、種竹、賦詩、聽曲、焚香、啜茗、彈琴、取樂魚鳥、評古董真贗、論山水佳惡（註四八），得暇即出遊，「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，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，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。」（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》卷三十三〈娛老〉），持著書癖觀書，秉著詩腸讀詩，遇酒則留連酒鄉（註四九），舟中看月，江上閑步，花下清尊，燈下雅謔，無時不可，無處不在地過著「閒隱遊賞」、「覽聽流玩」（註五十）⁹⁵的優雅生活。

本文最後，引湯顯祖為友人汪昌朝廷訥所作的一篇筆記為結：

先生詩文之外，好為樂府、傳奇種種，為余賞鑑……有園一區，堂曰

註四八：袁中郎云：「一行雅客，蒔花、種竹、賦詩、聽曲、評古董真贗、論山水佳惡，亦自快活度日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四〈尺牘—與黃平倩〉），另袁宗道亦嘗云：「兄歸山中，焚香、啜茗、寄意琴書、取樂魚鳥，真不減飛天仙人。」（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六〈答蕭贊善玄圃〉）。

註四九：袁中郎自剖：「不能書而有書癖，不能詩而有詩腸，不能酒而有酒態，故每遇書則觀，遇詩則讀，遇酒則留連，深夜亦復頽然」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〈尺牘—荅人〉）。

註五十：「覽聽流玩」一詞出於湯顯祖文，湯云：「南安孫子樂，余同年友也，構精館周池之中，成台之上，極山水之致焉，繁植芊綿，遊鳥朝夕，孫生體素懷沖，覽聽流玩，不能離去，自號印池居士。」（《湯顯祖集》卷二十二〈池上四時圖賦〉）

環翠，樓曰百鶴，湖曰昌湖，其中芝房茵閣露榭風亭，傳記大備，諸名賢之詩歌辭賦不可指數。先生灌花澆竹之暇，參釋味玄，雅好靜坐，間為局戲，黑白相對，每有仙著，近成訂譜行于世。人號坐隱先生……其精神常與純陽通……（《湯顯祖集》卷五十「補遺」〈坐隱乩筆記〉）

汪廷訥在有名賢賦詠題額的園林齋室中，進行賦詩、作文、寫曲、灌花、澆竹、參禪、靜坐、局奕等活動，其中有文學的、園藝的、遊戲的、宗教的、養生的種種面向，合成為文人審美生活之閒賞風格的總貌。